

保藏、研究、活化:国家图书馆与《永乐大典》

陈 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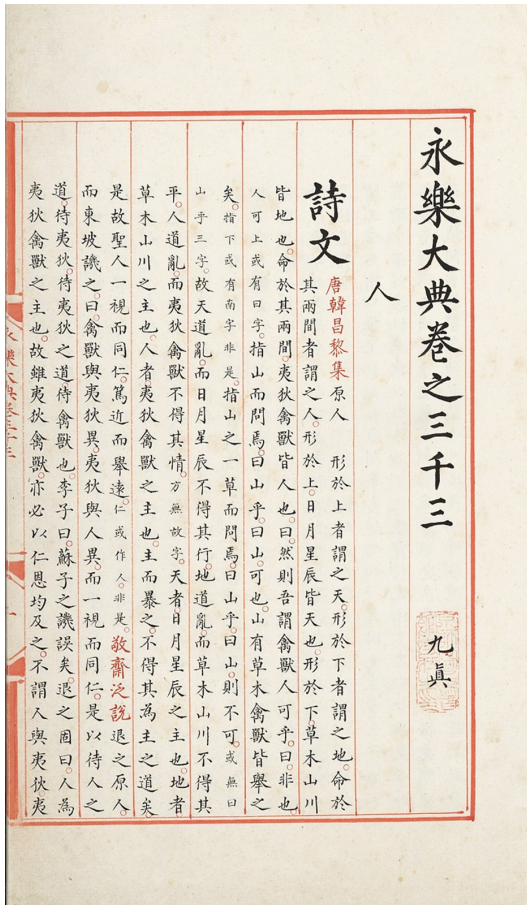
《永乐大典》纂修于明永乐年间,共22937卷,装订成11095册。该书依据《洪武正韵》的韵目,按照“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排方法,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收录历代典籍,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修成后,仅抄录一部深藏内府。嘉靖年间,又誊录一部。因此,《大典》有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之别。永乐正本早已不知所踪,嘉靖副本仅存400余册,不及原书的4%,散藏在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爱尔兰等国30多处。时至今日,国家图书馆收藏嘉靖副本共224册,为海内外《大典》的最大收藏机构。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在重视《大典》征集与研究的同时,注重典籍的活化利用,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矢志搜访,蔚为大观。国家图书馆与《大典》渊源颇深。清宣统元年,清政府批准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拟拨交书中包括翰林院所藏《大典》。此后百余年来,国家图书馆一代代馆员多方奔走、孜孜以求,通过政府调拨、社会采购、各界捐赠等多种途径,不遗余力搜集《大典》。每一册《大典》背后,均承载着国家的支持、藏家的信任,也凝结着馆员的心血与坚守。

深入研究,学术引领。民国时期,袁同礼、赵万里等国家图书馆老一辈馆员在推动和引领《大典》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02年,国家图书馆举办《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之后,《大典》的研究与出版迈上新的台阶。2021年5月31日,国家图书馆成立《永乐大典》研究中心,展现了新时代大力推进《大典》研究的坚定担当。中心成立以来,研究人员全面梳理国内外《大典》研究状况,编写《〈永乐大典〉研究论著提要》,编纂《国图同仁〈永乐大典〉研究论文集》,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多篇研究成果,出版著及性读物《旷世宏篇——〈永乐大典〉》,以学术之力活化典籍价值。

匠心修复,国宝重生。国家图书馆有着较为雄厚的古籍修复力量,在纸质文献保护修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2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大典》专项修复工作。历时9个多月,基本完成馆藏158册破损《大典》的修复,并配备专门的典籍装具。修复师在实践中创新摸索出“掏补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大典》原貌。2021年6月,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支持下,国家图书馆新入藏的《大典》“湖”字册(卷2272—2274)纳入修复范围。修复团队新老配合,在传统修复技艺的基础上,依托多学科专业支撑,开展科学检测、材料研发、模拟实验等系统性研究,实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有效结合。2023年4月的验收会上,《大典》“湖”字册修复工作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历经岁月侵蚀的珍贵典籍,经过修复师的妙手匠心,终得焕发升级,文脉永续。

仿真出版,化身千百。影印出版是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的重要举措,让珍贵文献得以化身千百、嘉惠士林。国家图书馆一直以来致力于《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出版,早在2003年,已仿真影印出版《大典》163册,之后多方搜集海外散



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写本《永乐大典》内页

藏《大典》。近年来,在中央宣传部“《永乐大典》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规划和支持下,《大典》仿真影印出版工作不断提质提速。目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仿真影印出版嘉靖副本339册,占存世总量的82%。仿真影印出版,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完备可靠的文献支撑,也让珍贵典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多元传播,宣传推广。国家图书馆通过举办展览、讲座活动,与相关机构合作拍摄电视节目和微短剧、推出戏剧节目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大典》知识与文化的宣传、推广。2021年5月31日,“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开展,成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极具影响力的品牌展览之一,先后开展全国线下巡展191场,线上云展467场,广受欢迎。依托“天津讲坛”和“中国典籍与文化”两大特色讲座品牌,多次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开展《大典》专题讲座。2022年,国家图书馆深度参与央视“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第一集《永乐大典》、北京卫视“春妮的周末时光”《大典》专题节目录制,全程提供策划论证、学术咨询、文献提供等专业支撑。2023年,联合白镜戏局推出国风科幻沉浸式戏剧《永乐长思》,系国内首个以沉浸式戏剧演绎典籍文化的原创性项目,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一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名单。2024年,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抖音集团打造国内首部聚焦古籍保护的微短剧作品《重回〈永乐大典〉》,以《大典》修复、保护、活化故事为内



《永乐大典》仿真出版成果

核,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2000万。

科技赋能,助力活化。随着“科技+古籍”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利用正在焕发新的生机。2022年,国家图书馆推出5G全景VR(虚拟现实)《大典》,首次采用“5G+VR”数字化技术,将典籍文字与历史场景立体呈现,生动还原《大典》的编纂、利用、流传等过程。该项目为古籍文献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模式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先后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入选全国文化和旅游装备技术提升优秀案例。2023年,国家图书馆上线“《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首次发布馆藏《大典》40册,涉及14个韵部、17个韵字、1800部典籍。该数据库不仅呈现了《大典》高清图像、编纂与流传相关知识,更对部分《大典》内容进行了知识标引,为实现《大典》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进行了探索,于2026年荣获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创意产品,文化可亲。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依托馆属企业国图创新文化服务公司,深度挖掘《大典》文化内涵,精心打造系列典籍文创产品。目前已推出手绳、描字页、明信片、纸胶带、信笺、便签本、丝巾、中式餐具等20余个品类,共计69款文创产品,累计销售近7万件。文创产品进入大众生活,让大家得以亲近历史,在方寸好物间感受典籍文化的独特魅力。

古籍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四大珍藏之一。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永乐大典》等珍贵文化遗产,是国家图书馆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十五五”时期,国家图书馆将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的回信精神,依托《永乐大典》研究中心,守正创新、笃行实干,持续深化古籍系统性保护、深度研究与活化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赓续中华文脉、建设文化强国中彰显国图作为、贡献典籍力量。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文史漫话

假如宋朝要办『世界杯』

马庆民

足球在中国历史悠久。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确认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其起源地位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都临淄。到了宋代,这项运动更是被玩出了新花样和“全民性”。最近世界杯比赛正热,笔者不由得想象,如果宋朝人要举办一届世界杯,是否可行呢?

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里有中国产的芯片。千年以前的大宋,足球里也不乏“黑科技”。早期的蹴鞠,说起来就是个“实心疙瘩”,里头塞满毛发,踢上去让人脚趾头疼。唐代首创以动物膀胱做内胆充气,外面缝皮的做法,宋代进一步完善普及、升级工艺,专门有手工作坊造球。宋代手艺人用12片硝制好的熟牛皮缝制球壳,严丝合缝。作为当时领先全球的“充气球”,这种球轻盈且有弹性,一脚下去,直冲云霄。除了力道足,还能靠摩擦力踢出弧线。宋代的《蹴鞠谱》里就记载了各种“弧线球”技术。

如此看来,造球技术宋人是过关的,但要举办“大宋世界杯”,还得看看其他方面的实力。

现代世界杯比赛能够容纳上万人 的大型体育场馆,宋代有吗? 还真能找到差不多的。

北宋汴梁城西有座皇家园林叫金明池,这地方周长九里三十步,原本是训练水军的,后来对市民开放,成了大型体育公园。每年三月,这里人山人海,岸边搭满彩棚,水中龙舟竞渡,岸上秋千蹴鞠。要是拿来当“主会场”,搞个“水上灯光秀+蹴鞠花式表演”,应该不比现代世界杯开幕式差。

《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就亲眼看过类似场景:“上有楼观,广百丈许……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殿前出水棚,排立侍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活脱脱一个大型嘉年华。

至于专业足球场,那也不在话下。汉代起就建有围墙式专业蹴鞠场地“鞠城”,宋代宫廷、市井的蹴鞠场称“鞠场”“场户”,用陆游的诗说,那是“处处喧呼蹴鞠场”,场子多了去了。

最豪华的还得是皇宫宴会上摆的“筑球”场。据《宋史·礼志》记载,球场正中立一张网,网上开一个尺许见方的圆洞,名叫“风流眼”。两队隔网对射,把球踢过那个小洞,才算得分。大宋球员需要把球踢进直径约30厘米的圆洞,脚法可见一斑。另外,当时的球门也与今天不同。据《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记载,球门“约高三丈许”——相当于今天三层楼那么高。所以,想射中“风流眼”,速度和精度缺一不可。

除了球场,还得有球队。现代足球有足球协会、豪门俱乐部,其实宋代也有类似的团体。《水浒传》中提到,当时有个球队叫“齐云社”,也叫“圆社”。齐云社是宋代真实存在的全国性蹴鞠同业组织,入社门槛可不低,需要交会费、考技艺,而且他们有自己的社规“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温良……说白了就是大宋版的体育竞技精神。

宋朝也有“国家队”。南宋《武林旧事》记载了皇家足球队的“首发名单”——“筑球三十二人”,分左右军,各十六人。场上位置分得清清楚楚:球头(队长,戴长脚幞头)、跷球、正挟、头挟、左右竿网、散立……“前锋”“后卫”一应俱全。每遇皇帝生日或外国使节来访,这支“国家队”便要登场献艺,每队穿红、青两色锦袄之“球衣”比赛。

宋代足球职业化程度很高,“球星”也不缺。《水浒传》里的高俅就是人尽皆知的代表,靠着一脚“鸳鸯拐”踢成了太尉。虽然小说情节为夸张演绎,但史料记载,高俅确实因球技高超而发迹。



宋代蹴鞠纹青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宋还有一位叫丁谓的宰相,喜爱蹴鞠,球技高超。他在《蹴鞠诗》中写道:“鹰鹞腾双眼,龙蛇绕四肢。蹶来行数步,踉后立多时。”描写了宋代花式蹴鞠(白打)的矫健身姿和控球技巧。

大宋球场上还不缺“铿锵玫瑰”,女子蹴鞠是一道亮丽的文娱风景。每年春暖花开时,宫女们穿上紧身短衫,在皇家园林里组队竞技。宋徽宗赵佶就特别喜欢看宫女踢球,为此还写下宫词记录这一热闹场景。

除了球员、球星,当时还有很多“超级球迷”。北宋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里,赵匡胤穿着便服跟弟弟赵光义、宰相赵普等开国功臣踢球,玩的也是“白打”——用头、肩、背、腹、膝、足等部位触球,“球终日不坠”。

不过,“白打”虽然观赏性十足,用来踢比赛就不行了——现代足球的核心在于近身对抗、战术跑位、力量射门,而“白打”讲究从容控球、彰显文雅书卷气。虽说宋代有分两队比拼得分的“筑球”赛事,但也偏技巧、轻对抗,这是古代蹴鞠的短板。

所以,即便宋代蹴鞠普及度高、人才众多、花式技巧登峰造极,若对标现代世界杯式高强度竞技比赛,还有一定差距,如果活动办起来,可能更像“足球艺术节”。另外,要办世界杯还得有参赛队伍。虽然当时辽国、金国、高丽等都有蹴鞠——西夏更是风行蹴鞠,还把这项运动当作军事训练方式,但要想凑齐队伍来比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长春百子图(蹴鞠局部) 宋 苏汉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典撷珍



万人踏古调 一舞载千年

——国家级非遗景颇族目瑙纵歌

“目瑙”为景颇语,“纵歌”属载瓦语,合意为欢聚共舞。流传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目瑙纵歌,是景颇族规格最高、内涵最深的传统盛典,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天堂之舞”“万人狂欢舞”,亦是镌刻着民族根脉的活态文化史诗。

目瑙纵歌源于古老太阳祭祀,相传鸟类赴太阳宫观舞归来,于山林间演绎人间首场目瑙,此后歌舞承载先民迁徙记忆、自然崇拜与生存祈愿。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启幕,节期4日,1983年正式定为德宏州法定民族节日,陇川更获“目瑙纵歌之乡”称号。

盛会核心矗立4根“目瑙示栋”木柱,日月、蕨纹、长刀彩绘暗藏密码,柱上犀鸟、孔雀木雕复刻远古传说,柱间纹路完整勾勒景颇族群自高原南迁的漫长征途。仪式启幕,身着织锦银饰、头戴犀鸟羽冠的领舞“瑙双”执长刀引路,数万各族群众紧随其后,男子握长刀、女子持彩扇,跟随雄浑铙鼓,回旋往复、整齐踏歌。顿步摆肩间,舞步成为可读的迁徙史书,一旋一转,诉说先民跋涉、耕耘、奋进的岁月。

古时目瑙分祈福、庆功、新居、婚嫁等10余种仪典,如今褪去原始祭祀色彩,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银泡流光、长刀铿锵,各族群众同场共乐,以歌舞祈五谷丰登、家国安宁。

作为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载体,目瑙纵歌集歌舞、雕刻、服饰、史诗、礼仪于一体,既留存独有的民族精神标识,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千年舞步跨越山海,在当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向世人展现西南少数民族厚重鲜活的文化力量。

饶定烈/文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供图

中國文化報·可视化报纸

可视化读报使用方法

- 1.微信扫码《中国文化报》版面二维码;
- 2.进入《中国文化报》AR体验小程序;
- 3.进入小程序后点击下方红色【AR体验】按键;
- 4.扫描对应识别的图片,即可体验报纸的可视化效果。

为构建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中国文化报》推出“中国文化报·可视化报纸(VN)”。



(提示:只需识别一次二维码,无需退出,移动至其他对应图片可进行二次体验)